

一对影子在奔跑

文/王太生

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同,但也有许多相像与相似,彼此是一面镜子,在看对方时,看见自己。

小豆娘与蜻蜓相似。小豆娘额上复眼宝蓝或青绿,与蜻蜓十分相似。豆娘喜欢栖在水边草尖上,蹲不长,不一会儿便飞走了。我在少年时,以为豆娘是小蜻蜓,或者是刚出生,尚在学习飞行训练的小蜻蜓,其实豆娘就是豆娘,人家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它有一个接近人类且十分女性化的名字。说来小豆娘确实也很美,它与蜻蜓长得很像,就是比蜻蜓小许多,愈发小巧精致。

豆娘经常出没的地方,也是蜻蜓出没的疆界。蜻蜓点水,低低地在水面一掠而过;小豆娘则在红蓼、蒲草间流连。它是在嗅水的香气吗?抑或被那些水草植物所散发出的清气所吸引?豆娘与蜻蜓,是夏日河流的一部分,两个长得像的兄弟,在这一片水泽流连忘返,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

癩葡萄与苦瓜相似。癩葡萄与苦瓜太像了,让人眼花缭乱,以至于让少时离家外出读书的汪曾祺也分不清。汪老在《[吃食和文学](#)》一文中说,两个同乡来看他,吃饭时有一盘炒苦瓜。同乡问,这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苦瓜。他说:‘我倒要尝尝’……”他说:“不错!”我告诉他们这就是癩葡萄。”

汪老还说,“苦瓜”之名,最初是从石涛的画上知道的。石涛别号“苦瓜和尚”,他却不知道苦瓜为何物?“到了昆明,一看:哦,原来就是癩葡萄!我的大伯父每年都要在后园里种几棵癩葡萄,不是为了吃,是为了成熟之后摘下来装在盘子里看着玩的。有时也剖开一两个,挖出籽儿来尝尝。”从上面的文字看,汪老把苦瓜和癩葡萄弄混淆了,视它们是同一类。

其实,苦瓜是苦瓜,癩葡萄是癩葡萄。论个头,苦瓜要比癩葡萄大很多;论外形,苦瓜,长条形,而癩葡萄更接近圆形。食苦瓜,都是吃还未成熟的青苦瓜;而癩葡萄,则是食籽核外层的包衣。成熟的苦瓜颜色变黄,与癩葡萄很

像。只是它们,一个做菜,炒苦瓜,苦得到位;一个作画,当静物,懒得波俏。

谁是谁的“微缩版”?谁又是谁的“前世今生”?说来想去,难以厘清。不如拿到面前,眉宇清晰,一目了然。

金蛉子与蟋蟀相似。金蛉子体形娇小,额上一对细长的触须,显得灵动可爱。它在鸣叫时,后肢略屈。“铃、铃、铃……”的鸣叫声连续不断,音色圆浑而美妙。金蛉子撅着屁股,趴在树叶上鼓翼而歌,紧贴腹部的一对羽翼,一张一翕。金蛉子黑褐色,是袖珍版的蟋蟀,或者说,它与蟋蟀在外形上基本就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个头上比蟋蟀小,弹琴时乱叫一气,不像蟋蟀那样有章法,叫一阵,歇一会儿。与蟋蟀独自弹琴不同,金蛉子喜欢群居,我们小时候在树丛中捉金蛉子,逮住一只后往往还能再逮到好几只。

“知溜”与蝉相似。“知溜”,是我们那儿的叫法,古书上叫螽蚷,就是块头比蝉小一些,穿“三号球衣”的兄弟。较之于蝉,“知溜”是浅灰色的,而蝉是黑褐色,“知溜”的脑袋、身段与蝉十分相似,“哧、哧、哧……”叫声也洪亮,甚至不输于蝉。它趴在老柳树皮上,蝉也贴着老树皮。伏天傍晚,有一只“知溜”不知怎么贴在我居住的十八楼外墙上鸣叫。我感到很好奇,它怎么来的?咋能飞这么高?我拿浇花的喷壶朝它喷水,“哧”,“知溜”震动翅翼飞走了,不然会在这儿叫一晚上。

螳螂与小螃蟹相似。我和朋友在江边闲逛,看到芦苇滩上有许多小螃蟹在爬来爬去,它们个头不大,却动作相当敏捷,当我伸手去抓时,早跑得无踪无影。朋友说,那不是小螃蟹,是小螳螂,与螃蟹长得很像的家伙。

在我的印象中,小螃蟹可以做炆蟹,这是江边的一道美食,将小螃蟹用酒、蒜等腌制起来,隔一段时间开盖再吃,味道独特。小螳螂的吃法与小螃蟹差不多,反正从情感上说,小螳螂是小螃蟹的弟弟。

你为什么和我长得很像?说不清,

也道不明。

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的相似,它们彼此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

聚八仙与琼花相似。古人描写琼花“无双亭下枝,密密复稀稀。蚌碎珠骈出,须牵蝶包围。”由于琼花香消玉殒,现代植物学上的琼花,通常是指聚八仙,然而琼花是琼花,聚八仙是聚八仙,琼花与聚八仙,两者是有区别的。

《广陵志》上说,聚八仙花虽类琼花,而琼花之异者,其香如莲花清郁可爱,虽翦折之,此余韵亦不减,此聚八仙之所无也。宋代郑兴裔《琼花辨》指出它们的不同:琼花大而瓣厚,色淡黄,叶柔而莹泽,花蕊与花齐平,不结子而香;聚八仙花小而瓣薄,其色微青,叶粗糙有芒,花蕊则低于花,结子而不香。

明代郎瑛《琼花辨》认为,宋画中的琼花多为一头九朵簇拥,不同于聚八仙。可见,古人所提及的琼花,花色微黄,香气馥郁,花开繁茂。

“聚八仙”,是一个形象的命名。一簇淡黄色花蕊为中心,四周不多不少,正好绽开着八朵花,形成一朵大花。你不得不佩服造物是这样的有序和默契,每一朵小花在它自己的位置上光华四射,这样就完成一朵花的生动。

在我的楼下不远处的古盐河边就长有几丛聚八仙,闲时散步,常走过去看看,它们花大如盘,叶柔而莹泽,在浅夏延续着一个曾经的美丽。

这世界,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但却有许多昆虫和植物,它们长得相似。不但神态相似,形状、外表、长相、色彩也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大小、高矮、胖瘦的区别。就像一只蟋蟀瞥见一只金蛉子趴在树叶上振翅而鸣,会对身边的伙伴说:“看到了吗?那个小家伙,和我长得很像,它是我的影子,我的‘孪生’兄弟!”

那些长得相似的“兄弟”,倘若在时间和空间的银白月光下追逐、嬉戏,那是一对影子在奔跑。

伏天说『伏』

文/汪志

炎炎夏日,人们常说“热在三伏”,这不,进入七月中旬后,天真是一天比一天热,从早到晚跟蒸笼似的。在我国民间有“夏有三伏,冬有三九”之说,所谓三伏天是指中国农历小暑与处暑之间的一段时间,通常在阳历的7月中下旬至8月中下旬。三伏天,又称“伏天”,即初伏、中伏、末伏,是中国农历中一年中最热的时期。三伏天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秦国,《史记·秦纪六》中云:“秦德公二年初伏。”为了躲避盛夏酷热设立“伏日”,后历经演变,结合五行理论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三伏天体系。《汉书·郊祀志注》中说:“伏者,谓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藏伏,因名伏日。”

我国古代流行“干支纪日法”,用10个天干与12个地支相配而成的60组不同的名称来记日子,循环使用。每逢有庚天的日子叫庚日。庚日的“庚”字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0个天干中的第7个字,庚日每10天重复一次。从夏至开始,依照干支纪日的排列,第3个庚日为初伏,第4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1个庚日为末伏。“伏天”一般从夏至后第3个“庚”日算起,初伏为10天,象征着炎热夏季的开始,中伏为10天或20天,末伏为10天,整个三伏天短则30天,长则40天,今年三伏天就是长伏共有40天。从7月15日入伏至8月23日出伏,热浪滚滚近40天。

“伏”,源自《礼记·月令》中的“庚午”,表达了炎热的季节对人体和大地的考验。三伏天中的“伏”,唐朝史学家张守节曰:“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云初伏,伏者,隐伏避暑也。”在张守节的解释中,意为“宜伏不宜动,隐伏避暑暑”,伏有躲藏之意,就是尽量躲藏起来以逃避酷热。

“伏”字是上下结构的象形文字,上面的“卜”代表火焰,下面的“人”则是人体形象,形似火焰将人熔化的样子,形象地描述了酷暑天气对人类的影响。此外,节气中的“今日入伏”的“伏”字从犬从人,最早老祖宗是说人带着犬去打猎,人和犬藏起来等待猎物叫作伏,所有的伏都有着隐藏埋伏的含义,因此,有埋下伏笔和埋伏的说法。而入伏,就是在阳气的压迫下,阴气藏起来了,但是也相机而动,所以,三伏天才上蒸下煮的闷热。还有,伏也是提醒人们要藏起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可见,古人对于夏季酷热的应对之策,就是寻找方法避暑降温。所以,现在的空调,Wi-Fi,西瓜才是“三伏天”的标配。

古时的文人墨客才对“三伏天”情有独钟,纷纷赋诗作词。魏晋·无名氏《子夜四时歌其十九夏歌二十首》“轻衣不重彩,飙风故不凉。三伏何时过,许依红粉妆。”唐·包佶《同李吏部伏日口号呈元底子路中丞》“火炎逢六月,金伏过三庚。几度衣裳汗,谁家枕簟清。颁冰无下位,裁扇有高官。吏部还开瓮,殷勤二客情。”唐·权德輿《病中苦热》“三伏鼓洪炉,支离一病夫。倦眠身似火,渴歔汗如珠。悸乏心难定,沈烦气欲无。何时洒微雨,因与好风俱。”宋·王仲修《宫词其三十二》“三伏金藏暑正隆,火云万里日轮红。禁中自有清凉地,不借麻姑避暑宫。”宋·欧阳修《初伏日招王几道小饮(庆历五年)》“古云伏日当早归,况今著令许休假。能来解带相就饮,为子扫月开风榭。”等等。

从古至今,三伏天不仅是农事活动的重要时期,民间还有诸多与养生、防暑相关的习俗,如贴三伏贴、喝凉茶等,其中“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在一些人群中仍很流行。另外,在民间还有“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来到种白菜。”在河北省秦皇岛的农时谚语种植“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面种荞麦。”河北一些地方老人们还传承“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习俗。杭州民间关于三伏天有个讲究,叫作“头伏火腿二伏鸡,三伏来个金银蹄”。

每一个习俗背后,都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健康饮食的追求,同时,这也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顺应自然规律的智慧。

笔下生花绘流年

文/胡俊攀

张大千曾说:“画之所以难得而贵者,取其趣存之也。”中国绘画最可贵之处,在于画作所能到达的情趣与境界,是观者所见之“趣”,是画着内心之“趣”,今所见黄尧贤老先生平日所积累画作,深以为然。

初读黄老先生画作,自由之气扑面而来。他不受中国“山水”“人物”“花鸟”分类作限,兴之所至,意趣盎然。笔下中国传统人物故事,钟馗罗汉,颇有老莲笔意,蝶猫狮虎,又有悲鸿气魄。老先生的国画作品涵盖了丰富的主题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从民间故事到哲学思想,从自然景观到动物形象,每一幅作品都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艺术表达的精湛技艺。中国绘画的传承,历来有着“庙堂”与“隐逸”两条路线,这两条路线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和艺术追求。所谓“庙堂”指的是宫廷画院等官方机构所倡导的绘画风格,它往往注重形式的规范和技法的严谨,强调绘画的教化功能和审美的正统性。这种绘画风格在历史上曾占据主导地位,影响深远,如宋代的院体画便是其代表。所谓“隐逸”路线则更多地体现了民间的绘画传统和地方特色,它更自由、更贴近生活,注重表现自然的真实和生动。隐逸乡野绘画往往不受严格的技法约束,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和个人风格的展现,如明清时期的文人画便是其典型代表,也如黄老先生作品“以情入画”“以意感人”。不惟技艺之精,更在心境之远。其以画寄情,以墨抒怀,将岁月之沉淀,化为纸

上之烟云。

细读每一幅作品,我特别喜欢动物题材的一些画作。比如“虎啸飞瀑图”和“威震百兽”的狮虎,墨色酣畅,运笔自由,既有细笔勾勒的毛发,也有泼墨挥洒的山石,能感受到画者在创作时的激情与气魄。“呦呦鹿鸣”作品中,又呈现一种祥和之气,山松用笔苍劲,双鹿细腻柔和,赋色雅致,用笔一丝不苟,正如潘天寿老先生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提到“画事之用笔,起于一点,虽形体细小,须慎重从事,严肃下笔,使在画面上增一点不得,少一点不成,乃佳。”颇得其中深意。而“田园风光”“牧归”等作品中,动物的灵性,从所画的“眼”中得到很好地表达,好像并不是单纯地表现一只动物而已,更像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岁月中沉淀。还有很多富有情趣之作“猫戏图”“秋趣”“戏蝶图”等,更感觉到黄老先生其心不老

以画笔为杖,游于艺海,乐在其中的畅爽。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生活的琐事和工作压力所困扰,忘记了停下脚步,欣赏身边的美好。黄尧贤老先生以画笔为媒,以心灵为纸,用他的双手捕捉并记录下了这个世界的宁静与和谐,这些作品能够触动每一位观者的心灵。他的作品是对传统艺术的传承,也是对现代生活的反思。他用画笔告诉我们,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爱,有梦想,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展现出独特的光彩,正如黄永玉老先生在80岁画展上说“活着总要画画”,一起共勉。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民盟华夏书画协会会员,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古琴艺术专业委员会会员,师从万仲亮先生。)



黄尧贤 画



郭玥 画